路长情更长

■刘励华

美丽军嫂

插画：姜 晨

夏季，雪域高原冰雪消融，雪山脚下处处盛开着象征幸福的格桑花。每到这个季节，军嫂们牵着孩子、提着行李，像候鸟一样飞向世界屋脊，奔向座座高原军营。这是温暖的重逢，也是浪漫的奔赴。

一

20世纪70年代，进藏路上，气候恶劣，灾害频发。然而，种种困难无法阻隔军嫂们对爱人的思念。她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藏探亲路。

我曾听过这样一段故事。1974年夏，家住陕西榆林的军嫂刘冬莲，怀揣一张地图，向着心中的“目标”出发了。地图上显示，丈夫所在部队驻地位于西藏西端，粗略估算距她的家乡有3000多公里。她咬咬牙，提着行李奔向火车站。

乘火车到西宁后，剩下的路程只能坐汽车。那时，青藏公路班车很少，进藏主要靠搭乘货车。一路上，刘冬莲到处求人搭车，搭完一程又一程。货车行驶在“天路”上，扬起的灰尘“遮天蔽日”。为防尘土落在脸上，她效仿其他乘客，将一个塑料袋套在头上，在眼睛和鼻子处剪出3个孔。尽管如此，坐一天车下来，她还是变成了“灰姑娘”。

经过唐古拉山时，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，折磨得刘冬莲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。想到自己离丈夫一天比一天近，她再次打起精神。最终，经过23天的奔波，刘冬莲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到达丈夫所在部队。那天，看到风尘仆仆、一脸疲惫的刘冬莲出现在面前，丈夫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一个箭步上前，将刘冬莲揽入怀里，久久没有松开。

我当兵于20世纪80年代初，部队驻地在西藏林芝，见到的第一位军嫂是我们连长的妻子。

那年初夏，嫂子带着一对儿女，从峨眉山下的家乡出发，乘汽车沿川藏公路进藏。他们白天翻山越岭地赶路，晚上就寄宿在兵站，一路艰辛可想而知。颠簸13天后，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，不料遇到山体塌方，公路中断了。修路工人说，恢复通车至少半个月。同行的旅客纷纷返回，唯有母子3人望着前方不舍离去。

后来，幸遇当地藏族群众帮助，母子3人借助一条溜索，从公路上端的山坡冒险滑到江对岸，然后逆流而上10余公里，在上游找到一座桥，过桥回到川藏公路上。绕过塌方区后，他们重新踏上探亲路。

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团聚，连队热闹得像过年一样。战友们纷纷前往连长宿舍，看望和问候嫂子及孩子们，简陋的土坯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到了周末，各班代表聚集在连长家，讲笑话、包饺子，其乐融融。短暂而幸福的团聚，温暖了连长一家，也温暖了整座军营。

二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交通条件有所改善。飞往西藏的航班还是不多，航线也只有成都至拉萨这一条，进出藏的机票可谓一票难求。到了夏天，许多军嫂从大江南北来到成都，等待购票乘机进藏。这一等，往往是十天半月。民航售票处前，满是期盼的目光。有的军嫂给单位请了一个月探亲假，在成都等了20多天也没拿到机票，只好含泪踏上归途。

即使买到机票，进藏也未必顺利。记得有一位军嫂连飞3趟都遇到高原强气流，机身忽上忽下颠簸一阵后，只能返回起飞点，直到第4次才飞抵拉萨。见到丈夫时，她打趣道：“做你们高原军人的妻子真不容易，我不到一周被‘空中拉练’3次，肯定创纪录了。”

对多数军嫂来说，下飞机后还要再走一段路才能与丈夫团聚。特别是丈夫在边防一线的军嫂，要经历更多坎坷。

家在河北的军嫂李亚红，丈夫在珠峰脚下的某部服役。结婚2年多，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不足3个月。那年6月，李亚红收到丈夫发来的电报，内容为“012345689”。她琢磨半天才明白，这串数字中缺7（谐音是“妻”），这是丈夫想念她的有趣表达。她立即给丈夫写信，约定7月中旬在珠峰脚下相会。

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约定，李亚红一路转乘各种交通工具，历时6天，按时到达珠峰脚下，可进了部队，却不见丈夫身影。部队领导告诉她，他被派到边境口岸执行紧急任务，本来要返回，不料边境发生雪崩，将口岸唯一的通道封死，通信线路也全部中断。

得知丈夫被困在口岸无法返回，她不禁泪如雨下。望眼欲穿等了半个月，直到自己的假期结束，也没有盼来口岸雪融路通的消息。离队返家前，她给丈夫留下一封信：“请记住，家乡的黄桷树下，有一个身影在向着远方眺望……”

高原路迢迢，军嫂们进藏探亲难，归途也备尝艰辛。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，山城姑娘赵翠英不远千里来到雅鲁藏布江上游的马泉河边，与相恋3年的渡河班老兵张清甫成亲。后来，赵翠英怀孕了。得知自己要当爸爸了，张清甫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夫妻俩商定，如果生儿子就叫“高原”，如果生女儿就叫“雪莲”。

渡河班驻地海拔约4900米，考虑到高寒缺氧对胎儿和孕妇影响较大，张清甫决定早点把妻子送回老家。可这年马泉河的汛期来得特别早，河水猛涨，船过江心后，怎么也靠不了岸。当了9年摆渡兵的张清甫，一时束手无策。

危急时刻，班长谭士甫带领班里8名战士，冒着被冻伤的危险，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，手握手、肩抵肩搭成一顶人轿，让赵翠英坐在上面，一步一步渡向河对岸。这场景震撼了张清甫，也感动得赵翠英泪水涟涟。

第二年夏，远飞的鸿雁传来喜讯：“小高原”出生了。张清甫兴奋地向战友们报告：“翠英真了不起，咱有接班人了！”

类似这样的故事有不少。寒来暑往，探亲路上洒满了军嫂们的欢乐和泪水。

三

如今，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为迎接军嫂到来，许多部队建起了临时来队家属房，房间内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，军嫂们来到军营仿佛回到了温暖的家。

那年，山东姑娘葛凯利决定上高原与守边防的张佳奇领证结婚。她说，上高原结婚既是对两人多年恋爱长跑的纪念，也是对爱人工作的支持。两个年轻人来到当地民政局，领取了印有藏、汉两种文字的结婚证。接着，他们又报名参加了部队组织的集体婚礼。婚礼当天，葛凯利穿着洁白的婚纱，与另外22名新娘一起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上，让高原见证他们的婚礼。当张佳奇穿着笔挺的礼服，手捧鲜花向葛凯利走来时，葛凯利含泪扑入他的怀抱。“你守国，我守家！”当铿锵的誓言在婚礼现场响起，她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新娘。

军嫂傅萍的丈夫，常年戍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查果拉哨所。听丈夫讲，哨所官兵最爱唱的歌是《鲜花献给查果拉》。查果拉哨所海拔高，据说此前从未有人把鲜花送到那里。这年夏天，傅萍带着满满一篮鲜花，从成都出发，不远千里去查果拉哨所探亲。一路上，她把这篮鲜花紧紧抱在怀中，生怕掉落一个花瓣。经过两天颠簸，她终于将这篮花带上查果拉哨所。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，丈夫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，哨所官兵也倍感温馨、备受鼓舞。傅萍说：“查果拉虽然寸草不生，但绝不能成为爱的荒漠。”从那以后，她年年都会带一篮鲜花上查果拉探亲。

漫漫探亲路，路长情更长。军嫂与军人千里相聚的故事，还在继续。

情到深处

瑶山歌谣

■李江华山

那年冬天，盘振华即将去某海岛服役。分别之际，盘小云为他唱了首瑶山情歌：“你在山那边，我在海这边。我的思念早已连成烈火一团，年年岁岁炽热永不变……”两人同村，上学时还是同桌。盘振华常去帮盘小云家干农活，青涩懵懂的情愫蔓延在美丽的瑶山中。

2年后，盘振华为了救战友发生意外，腰椎受伤，不得不退伍返乡。想到以后出行都要靠轮椅，他不忍心拖累盘小云，便提出分开。盘小云却坚持嫁给他。她说，只要两人的心是真的，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。

不久，两人简单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，盘振华的战友问盘小云，喜欢盘振华哪点？盘小云说，有一年，她和盘振华去河对岸赶集。下河堤时，盘振华提出调换位置，让她走在后面。盘小云有些疑惑。盘振华说，河堤又高又陡，容易摔倒，他走在前面，万一盘小云摔倒，有他挡着。那一刻，盘小云鼻子酸酸的。她想，人这一辈子，谁还能不摔几跤？有这个男人护着，她还怕什么呢？

儿子盘龙的出生，给小家增添了许多温馨。由于父亲腿脚不便，盘龙小小年纪就很懂事，经常帮母亲干活。一次，盘龙干完活不慎跌入河中。危急之际，几个人跳进水中将他救起。盘龙恍惚中看到托举他的人，穿着“军绿”。上岸缓过神后，他才知道，原来是炎陵县人武部的同志工作路过此地救了他。从此，那抹军绿刻在了盘龙的脑海中。以前，父亲只要身体好些，就会给盘龙讲军营往事。因此，他从小对部队充满了向往。这次落水经历，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军人的勇敢和无私。

此后，县人武部经常帮助盘振华一家，并协调有关部门资助了盘龙读书。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转，可盘振华的病情却开始恶化。长期瘫痪引发的各种疾病，让他的脊柱弯曲得像犁铧，手指已伸不直，而且常常处于昏迷状态。那天，盘振华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盘龙说：“你长大了，明年去参军好不好？”盘龙含泪点点头。盘振华笑了，握着妻儿的手，舍不得松开。半夜时分，盘振华意识渐渐模糊。盘龙叫声“爸爸”，盘振华应一声，含着笑又睡了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整理遗物时，盘龙发现父亲枕下留给母亲的信：“妹，哥走了，今生遇见你是我的缘……”

去年，盘龙参军入伍。盘小云含泪拉着他，舍不得放开：“到了部队好好干，要为你爸争光。”

瑶山涛声如诉如歌。盘龙觉得，这是父亲在为他送行。他向瑶山敬了一个军礼：“爸，放心吧，我会当个好兵！”

茅文宽绘

家庭秀

下泡泡雨啦
它们在唱歌
夏日的团聚
比新疆的瓜果还要甜

我要把我的心愿
变成一串美丽的泡泡花
种进爸爸妈妈的心里
花儿会一直开
我们永远在一起

陈 玮配文

定格 近日，新疆军区某团干部冯祖权的妻子和女儿来队探亲，图为一家三口温馨团聚。

李 硕摄

两代之间

温暖唠叨

■贾秋雨

大约是从我读军校起，少言寡语的父亲变得唠叨起来。“一定要敢吃苦”“要听领导的话”“和同学们好好相处”……我不禁对这样的他感到有些陌生。

我出生时，父亲就已转业回到故乡。我只在一张老照片上见过他穿军装的样子，又在他日常的只言片语中，听他讲过在东北守边防的往事。我对军营充满了好奇，于是选择报考军校。

那个初秋，父亲送我去军校报到时，天气依然很热。进校门前，我笑嘻嘻地望着他，准备同他告别，却被他凝重的神色打断：“把腰挺起来！”我迅速收回笑容，猛地挺直腰板，汗水瞬间从后背滑落。

入学后，周末每次领到手机，我总能看到父亲发来的一串串文字消息。“对新环境还适应吗？训练跟不跟得上？饭吃不吃得惯？”面对父亲的关心，我感到有些无奈。军校生活严肃而紧张，我的确有些吃不消。本就不习惯与父亲交谈的我，更不会向他轻易吐露半点心声。

然而，知子莫若父。父亲早已从细枝末节中洞察了我的情绪。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给我讲，他当年是如何克服万难，在一次次比武中创造佳绩的往事。“那是你，不是我，我不适合这里！”在我积郁已久的情绪倾泻而出的瞬间，父亲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。于是，我借口要集合，匆匆结束了对话。

这是我第一次语气强硬地同父亲说话，像是往寂静山谷里掷了一块石头，顿时激荡起绵延不绝的懊悔。又一个周末，我鼓起勇气拨通父亲的电话，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。两个一起生活多年的人，竟是头一回这般推心置腹地交谈。父亲讲述了他18岁时带着煎饼咸菜远赴冰天雪地的东北，摸爬滚打建功军营的故事；回忆了他转业后扎根城建一线，为小城增添绿荫的往事。我忽然明白，是部队改写了父亲的命运，同时正改变着我的命运。

后来，我渐渐适应了军校生活，学习与训练成绩稳步提升。在毕业分配时，我毅然选择了西北边疆。担任排长的第一年，我就在比武中夺得桂冠。

如今的我，遇到困惑经常与父亲沟通。“平时要多和战士们接触，跟老班长多请教、常沟通。要向领导多汇报、勤请示。”父亲常常叮嘱我。

一个在东北守防，一个在西北戍边，因为这身军装，我们父子得以在不同的时空里相互对望。曾经年轻的他和现在年轻的我，用忠诚与担当在青春里绘出一抹边关迷彩。

那天，我给父亲打视频电话。“最近工作忙不忙？胃好点没有，要多喝水。女朋友谈得怎么样，要多照顾人家的情绪……”父亲一如既往地唠叨着，我的心里却格外温暖。

家 人

听她讲那红色故事

■程浩楠

那年夏天，傍晚清凉的微风拂过小院，在一片蛙声和虫鸣中，年幼的我依偎在外婆的臂弯里，她轻轻地用扇子给我扇风。

“给我讲个故事吧！”我抬头望着外婆。她微微一笑，开口讲道：“解放军路过我们村，家家户户都争着抢着去给战士们送饭。我和你外公也端着饭去了，可他们就是不接。后来，我又给做了几件衣裳，好不容易求他们收下，没想到他们却偷偷留了钱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外婆的眼眶湿了。

见外婆不再往下讲，我从她的怀里挣脱，昂着头说：“我长大后，也要当解放军！”外婆高兴地点点头。

外婆对我要求非常严格。儿时，我常去一个小伙伴家玩耍。她家有个罐子，里面装满了糖，令我羡慕不已。有一回，趁小伙伴不注意，我偷偷抓了两把糖，塞进衣服口袋里，红着脸匆匆离开。

到家后，我不停地吃糖，引起了外婆的注意。“糖哪儿来的？”面对她的质疑，我慌了神，磕磕巴巴地说是小伙伴给的。“到底是哪来的？”没想到，被外婆识破了。我只好说出实情。

那天，一向疼爱我的外婆发了火，吓得我号啕大哭，“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，就你这样还想当解放军？”后来，她重新买了一罐糖，带我上门道歉。经历这件事后，我再也没拿过别人一件东西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了参军入伍。临行前，外婆帮我收拾行李。那时，她的一只眼睛已看不清东西了，听力也不好。想到此后陪她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外婆边整理边絮叨：“当年我遇到的战士比你年纪还小，那会儿条件那么差，他们都能吃苦，你肯定也行。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……”这样的话之前听了许多遍，可那天不知怎的，我还想多听几遍。

来到部队后，无论多苦多累，我都咬牙坚持。外婆心中解放军的形象如此高大，我说什么都不能让她失望。

入伍第二年，我有了探亲休假的机会。回家前，与父母视频通话时，我见到了外婆。我笑着对她说：“等我休假了带你去湖南玩，去看毛主席的家乡。”

“啊？浩楠你说啥哩？我听不见。”外婆的听力越来越不好了。

“浩楠说，回来带你出去玩……”母亲在一旁大声重复我的话，外婆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。“好哩，好哩，那外婆就在家等着你回来。”

看着外婆苍老的样子，我心里有些酸涩：“外婆，你再给我讲一遍解放军的故事吧！”

外婆听清楚后，先是愣了下，然后讲起来：“那时，解放军路过我们村……”听着那熟悉的红色故事，我仿佛还是从前那个依偎在外婆身边的孩子。